

写意意味的舞台灯光艺术（续）

田微微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上海 200040）

【摘要】 点评京剧《膏药章》和川剧《金子》两剧目，写意意味的舞台灯光艺术的运用。

【关键词】 舞台灯光；写意；获奖作品；点评

文章编号：10.3969/j.issn.1674-8239.2013.01.015

Impressionistic Stage Lighting Art (Pt.2)

TIAN Wei-wei

(Stage Art Department of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China,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With comments on *Plaster Zhang* and *Gold*,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impressionistic stage lighting art.

【Key Words】 stage lighting; impressionistic; award work; comment

本文续上期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副主任、教授伊天夫作品，对京剧《膏药章》、川剧《金子》进行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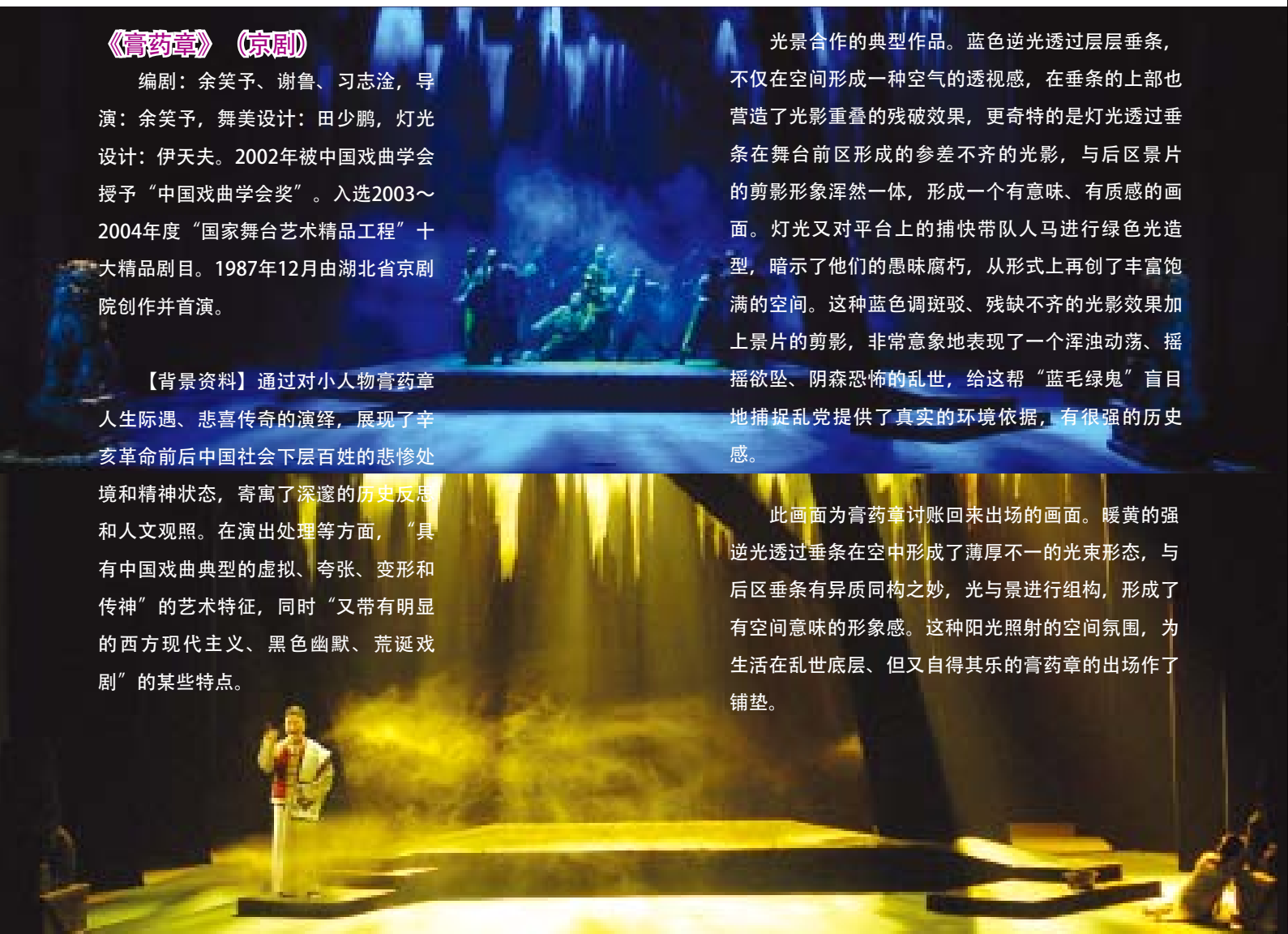
《膏药章》（京剧）

编剧：余笑予、谢鲁、习志淦，导演：余笑予，舞美设计：田少鹏，灯光设计：伊天夫。2002年被中国戏曲学会授予“中国戏曲学会奖”。入选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1987年12月由湖北省京剧院创作并首演。

【背景资料】通过对小人物膏药章人生际遇、悲喜传奇的演绎，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下层百姓的悲惨处境和精神状态，寄寓了深邃的历史反思和人文观照。在演出处理等方面，“具有中国戏曲典型的虚拟、夸张、变形和传神”的艺术特征，同时“又带有明显的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戏剧”的某些特点。

光景合作的典型作品。蓝色逆光透过层层垂条，不仅在空间形成一种空气的透视感，在垂条的上部也营造了光影重叠的残破效果，更奇特的是灯光透过垂条在舞台前区形成的参差不齐的光影，与后区景片的剪影形象浑然一体，形成一个有意味、有质感的画面。灯光又对平台上的捕快带队人马进行绿色光造型，暗示了他们的愚昧腐朽，从形式上再创了丰富饱满的空间。这种蓝色调斑驳、残缺不齐的光影效果加上景片的剪影，非常意象地表现了一个浑浊动荡、摇摇欲坠、阴森恐怖的乱世，给这帮“蓝毛绿鬼”盲目地捕捉乱党提供了真实的环境依据，有很强的历史感。

此画面为膏药章讨账回来出场的画面。暖黄的强逆光透过垂条在空中形成了薄厚不一的光束形态，与后区垂条有异质同构之妙，光与景进行组构，形成了有空间意味的形象感。这种阳光照射的空间氛围，为生活在乱世底层、但又自得其乐的膏药章的出场作了铺垫。



画面定格的一瞬间，是由叙事空间进入到了心理空间，灯光用光色、光亮准确明了地交代了人物的关系和状态。对盲目断案的官府衙门依旧进行“蓝毛绿鬼”的渲染，对计谋得逞的革命党正面照明，对无奈冤枉被抓、开始跌宕命运的膏药章进行突出强调，极具形式感和戏剧效果。



作品简练，概括大气，用非常写意的手法取得了达心适意的效果。倾塌梁柱的黑色剪影隐现于中区蓝色逆光的光幕中，东倒西歪的梁柱又把光幕肢解开来，两者在形象和意象上达成一致，与错落的平台一起构成了阴森严密、血腥的牢笼的意象。灯光的这种虚拟化效果正符合了戏曲美学意味的形式空间。



玫红色的顶光染色使原本冷酷的牢房变得情意绵绵，这是人物心理空间的外化。因为小寡妇的探监和表白，膏药章对她的情感更深厚，也因此为了以后能与她幸福生活才决定救治革命党，此处的气氛光也成了膏药章的动作依据，为后面两人刑场拜天地和生死诀别的悲苦埋下了伏笔。



通过舞台灯光对后区不规则垂条的红色逆光投射，在黑色天幕的映衬下形成了有动态、有层次的形象，仿佛从上而下流淌的鲜血，与前区蓝色的顶光染色一起构成了膏药章失去恋人又被革命抛弃的哀歌，此时也正是膏药章心理最真实的写照。作者正是通过对物象的写意式渲染塑造而抒发宣泄意象的情态思想，进而畅神达意，提升了剧作的诗意品格。



《金子》(川剧)

编剧：隆学文，导演：胡明克，舞美设计：阳舸，灯光设计：伊天夫。入选2002~2003年度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并荣获了包括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中国戏曲学会奖在内的多类大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末中国戏曲的代表作”。于1997年首演（当时名为《原野》）。

【背景资料】改编自曹禺先生的《原野》，该剧以金子的情仇爱恨为主线，突出了金子身处命运漩涡中复杂的内心冲突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泼辣率直、悲天悯人的悲剧性妇女形象，折射出人性的变异与回归。

灯光仅仅在天幕渲染出湛蓝深远的氛围，网状的枝枝蔓蔓纯剪影效果，与前区蓝色染色一起构成一幅有装饰意味的雅致画面，蓝色调的微妙变化又适当增加了空间的厚度感，给予人物局部照明，使活动于画面的人物也具有诗情画意。



舞台两边吊笼灯局部勾勒两边的房梁，前区绿色脚光给予人物照明，偌大的人的投影落在正中屏风焦阎王的头像上，这种特殊光位所营造的不寻常和怪异的视觉影像，使原本就腐朽的屋子里更充满了诡异和阴森，这也正是焦母此时诅咒金子的酷虐心理的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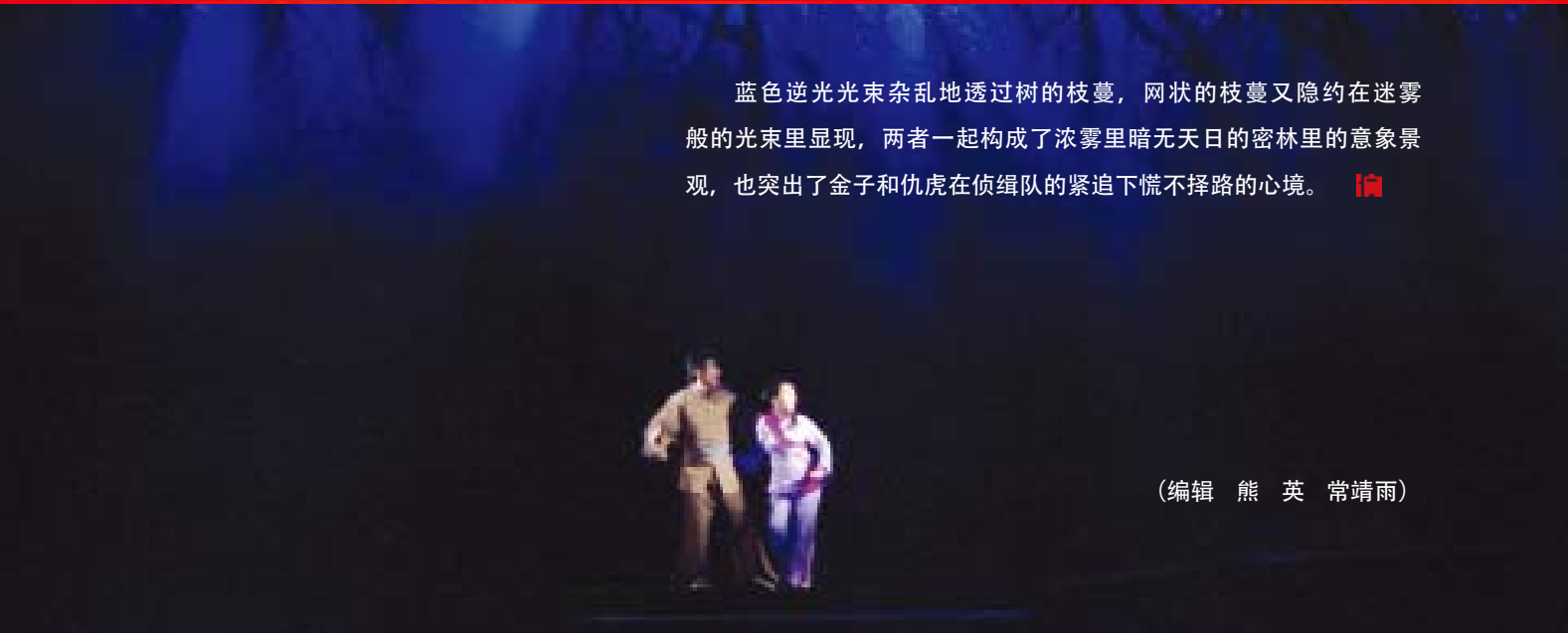
蓝紫色地排给予天幕染色，使其有深远感和时间感，演区局部暖色顶光照明突出室内，画面简练而空灵。地排位置的天幕染色光，由于其角度的特殊，叫人有种不安的感觉，也隐喻了在这个不寻常的夜晚中将要发生的灾难。



血腥的复仇带来的结局近乎令人疯癫、叫人抓狂，作者把强烈的感情色彩融入到了空间气氛的渲染之中，空中弥漫大量的红，借助烟雾似乎吞噬着一切，不仅阴森森，也惨烈烈。同时运用灯光照明对焦阎王照片、死在地上的大星和怀抱小黑子尸体的焦母三者进行不同的处理，把人物关系和悲剧力量放大，不仅表达了作者对这种悲剧结局的无奈，也表达了对悲剧背后的控诉。



蓝色逆光光束杂乱地透过树的枝蔓，网状的枝蔓又隐约在迷雾般的光束里显现，两者一起构成了浓雾里暗无天日的密林里的意象景观，也突出了金子和仇虎在侦缉队的紧追下慌不择路的心境。 



(编辑 熊 英 常靖雨)